

四明叢書

張宗祥



進業次第相與反復以求義理至當之歸廣其學舍爲
考古制舉鄉飲酒禮以落之又據其舊俗之不美者數
事爲文以訓飭之民皆傳寫誦習焉

其爲學自聘君朝奉時已傳其業後更從舅氏陳詹事
良翰受書焉聞人之善必手記而心慕之其人可見雖
少賤僻遠不憚

朱子序中庸集解曰子重之爲此書採掇無遺條理不
紊分章雖因眾說然去取之閒不失其當其謹密詳審
蓋有得乎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之意唯袁公問政以下

六章據家語本一時問答之言今從諸家不能復合然
不害于其脈理之貫通也

雲濠謹案四庫全書著錄朱子刪定先生中庸輯
略二卷提要云中庸爲禮記第三十一篇是書本
以闡天人之奧漢儒以無所附麗編之禮實於五
禮無所屬故劉向謂之通論師古以爲本非禮經
梁武帝嘗作義疏見於隋志然其書不傳迨有宋
諸儒研求性道始定爲傳心之要而論說亦遂日
詳故子重輯是編斷自周子二程子張子而益以
呂謝游楊侯尹之說初名集解乾道癸巳朱子爲
作序極稱其謹密詳審越十有六年淳熙己酉朱
子作中庸章句因重爲刪定更名輯略而仍以集
解原序冠其首觀朱子章句自序則是編及或問
皆當與中庸章句合爲一書其後章句孤行而是
編漸晦云

孫燭湖祭之曰先生體道之微講學之至未易窺測抑嘗竊議之氣貌溫恭而辭旨清厲襟懷夷曠而權度詳密平居柔忍而臨事敢斷自奉簡薄而遇人委曲此古所謂成德之士非耶

學士孫先生邦仁

孫邦仁字育伯上虞人官觀文殿學士其先自餘姚遷居虞之西溪湖傍先生與姪宣教郎應時俱留心理學嘗構亭于左石山巔曰富亭朱文公遊始寧過訪焉相與契洽遂寓其家注書考證講學于亭上文公所著大

學中庸或問有參訂之功焉

上虞縣志

補縣令何臺溪先生鎬

雲濠謹案金仁山孟子集註考證於何叔京云自其父兌受程氏學於東平馬氏伸而叔京又從朱子學蓋以先生爲朱子門人未識其審

何臺溪語

耳目之官卽心之官仁義者道之全體持志則心正心正則義明先存其心然後能視聽言動以禮先盡心知性識其本根然後到持養之功

雲濠謹案道南源委先生著又有史斷及臺溪集

跋朱子雜學辨

先王之世一道德同風俗故天下之大人無異言家無異學豈復知有異端之害哉及周之衰正道陵遲禮壞樂崩夫子憂之乃緒正六經以明先王之教當是時異端雖不能無猶未有以名家者也及夫子沒世道益衰狂僭之士見聖人之有作也遂各逞其聰明競立異說以自名于世顧與正道並馳而爭勝于是天下之人耳目眩瞶而莫知適從矣然諸子百家雖各主其說而其爲害則有淺深如老莊之虛浮人固知其無著申韓之

刑名人固知其少恩皆不足以惑人也惟楊墨之學假
仁義以爲名而實爲仁義之害惑人之尤甚者也故孟
子起而闢先聖之道舍諸子而獨闢楊墨以正人心息
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使天下若醉而醒夢而覺然後正
道廓如也噫孟子以來千有餘載儒者溺于詞采實不
見道徒辨楊墨之非至身爲楊墨則不自覺徒惡楊墨
之害至躬蹈楊墨則不自知況敢冀其有孟子之功乎
夫浮屠出于夷狄流入中華其始也言語不通人固未
之惑也晉宋而下士大夫好奇嗜怪取其侏離之言而

文飾之而人始大惑矣非浮屠之能惑人也導之者之罪也今有人于此詭衣冠而談空無眾必止而詬之一旦有貴顯名譽之士亦從而效尤則人皆貽愕改觀未論其事之是非且以其人而信之矣幾何其不變而爲夷狄哉此有識之所甚憂而永歎也

附錄

辰州嘗受程氏中庸之學于故殿中侍御史東平馬公伸君旣受其說則益務貫穿經史取友四方博考旁資以相參伍蓋久而後有以自信之平居崇德義厲廉節

絕口未嘗及功利至于收族恤孤興事濟眾則又懇惻
憂勞如已嗜欲言行相循沒身不懈由此南州之爲程
學者始又知有馬氏之傳焉

疾病召子弟教戒一以義理終不及家人生產事獨曰
治喪以禮勿用浮屠鬼教亂吾法而已

朱子嘗與書曰執事家學淵源才資敏銳絕出等夷其
深造默識超然自得非誦說見聞之所及也

又答其書曰孟子集解重蒙頒示以遺說一編見教伏
讀喜幸開豁良多然方冗擾未暇精思姑具所疑之一

二以求發藥俟旦夕稍定當擇其尤精者著之解中而復條其未安者盡以請益欽夫伯崇前此往還諸說皆欲用此例附之昔人有古今集驗方者此書亦可爲古今集解矣

又祭之曰惟兄天資高明峻潔幹父承師允蹈遐轍稽經訂史取友以端博聞約守惟義之安孝友靜廉不絀不競一試其能亦克有政令于湘土茲適問塗云胡不淑而隕其軀

少監王雙溪先生炎

王炎字晦叔號雙溪婺源人乾道五年進士朱子自閩
歸先生與講易于東山九曲亭累官軍器少監著有讀
易筆記易數稽疑時有與先生同名姓者僞學之禁劉
元秀力薦作察官而或歸之先生蓋誤

經義考

忠敏辛稼軒先生棄疾

辛棄疾字幼安歷城人少師蔡伯堅與党懷英同學號
辛党始筮仕決以著懷英遇坎因留事金先生得離遂
決意南歸金主亮死中原豪傑並起耿京聚兵稱天平
節度使節制山東河北忠義軍馬先生爲掌書記卽勸

京決策南向僧義端曰我識君真相乃青兕也力能殺
人紹興三十二年京令先生奉表歸宋高宗嘉納之授
承務郎乾道四年通判建康府六年孝宗召對延和殿
時虞允文當國帝銳意恢復先生爲言逆順之理消長
之勢技之長短地之要害甚備以講和方定議不行遷
司農寺主簿出知滁州辟江東安撫司參議官留守葉
衡雅重之衡入相薦其慷慨有大略召見遷倉部郎官
提點江西刑獄知江陵隆興潭州加右文殿修撰差知
隆興兼江西安撫以言者落職紹熙二年起福建提點

刑獄召見遷大理少卿知福州慶元元年落職起知紹興鎮江又知紹興江陵令赴行在奏事試兵部侍郎辭免進樞密都承旨未受命而卒特贈四官先生豪爽尙氣節所交多海內知名士嘗跋紹興閒詔書曰使此詔出于紹興之前可以無事讎之大恥使此詔行于隆興之後可以卒不世之大功今此詔與讎敵俱存也悲夫人服其警切嘗謂人生在勤當以力田爲先北方之人養生之具不求于人是以前甚富甚貧之家南方多末作以病農而兼并之患興貧富斯不侔矣故以稼名軒

嘗同朱子遊武夷山賦九曲權歌朱子書克已復禮夙
興夜寐題其二齋室朱子沒僞學禁方嚴門生故舊至
無送葬者先生爲文往哭之曰所不朽者垂萬世名孰
謂公死凜凜猶生先生雅善長短句悲壯激烈有稼軒
集行世紹定六年贈光祿大夫咸淳閒史館校勘謝疊
山枋得過其墓旁僧舍有疾聲大呼于堂上若鳴其不
平自昏暮至三鼓不絕聲疊山秉燭作文旦旦祭之文
成而聲始息德祐初疊山請于朝加贈少師諡忠敏

宋史

梓材謹案先生墓在鉛山州南十五里陽康山中居易錄云見研北雜志

附錄

稼軒帥長沙見舉子名趙鼎者怒擲卷子地曰忠簡佐國元勳胡又一趙鼎耶

稼軒身事四朝僅得老從官垂歿乃謂樞府曰侂冑豈能用稼軒以立功名者乎稼軒豈有依侂冑以求富貴者乎

朱子語類問陳亮可用否曰朝廷賞罰明此等人皆可用如辛幼安亦是一帥材但方其縱恣時更無一人敢道他略不警策之及至如今一坐坐了又更不問著便

如終廢此人作帥亦有勝他人處但當明賞罰以用之耳

謝疊山爲先生墓記曰公有英雄之才忠義之心剛大之氣所學皆聖賢之事朱文公所敬愛每以股肱王室經綸天下奇之自負欲作何如人後之誣公者欺天亦甚哉二聖不歸八陵不祀中原子民不行王化大讎不復大恥不雪平生志願百無一酬公有鬼神豈能無抑鬱哉

袁清容跋文公與稼軒手書曰晦庵嘗以卓犖奇才股

肱王室期辛公此帖復以克己復禮相勉朋友琢磨之道備矣

又稼軒畫像贊曰妖雛阻江八方沸騰手提模糊仗義南興閩越荆襄是鎮是繩智名勇功蔑如浮雲譏屢厄之耳若不聞聲裂金石湛厥心君運有南北孰言一之時有未完矢詞室之卒全其歸莫能躋之帶湖維居喬木鬱新目光背甲佩兮振振審象式瞻宛其不泯

文康葉竹野先生時

葉時字秀發仁和人淳熙十一年進士操履端凝與朱